

风韵

纪念奎屯市建市



1974-2010
年

奎屯建市 35 周年系列丛书编委会 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

风韵

纪念奎屯市
建市

1975-2010

年

奎屯建市 35 周年系列丛书编委会 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奎屯风韵 / 吕钢, 杜永生主编. — 奎屯: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25—1126—3

I. ①奎… II. ①吕… ②杜…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579 号

出版人: 努尔泰·克亚斯别克

特约编辑: 周成盛 呼楠拜

责任编辑: 韩新帮

责任校对: 高维泽

装帧设计: 吕 钢

奎屯市成立 35 周年系列丛书

奎屯风韵

吕钢 杜永生 主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政编码 833200)

新疆新华书店经销

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 978—7—5425—1126—3

定价: 35.00 元

总 序

中共伊犁州党委常委、奎屯市委书记 赵永龙

35年,在历史进程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35年奋斗历程,对生活在奎屯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流金岁月。

35年来,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奎屯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绩。如今的奎屯,已成为拥有全国明星(县)市、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奖、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县)市、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市、全国质量兴市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园林城市和自治区文明城市等众多荣誉称号的西部明珠。

奎屯的历史,是由奎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奎屯市的发展是由全体奎屯人合力推进的;奎屯市的辉煌,凝聚了太多奎屯人的汗水与智慧;“开放融合、求实创新、团结奋进、拼搏争先”的奎屯精神,更承载了几代奎屯人的光荣与梦想。经过35年的奋斗,奎屯市已成为北疆地区人口较为集中、交通发达、信息畅通、文化先进、基础设施齐全、经济充满活力的一座新兴工商业城市。初步形成了以卷烟、化工、电力、冶炼、纺织等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自治区重点园区正积极申报国家级开发区;外向型经济、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发展迅速,专业市场不断升级改造,已逐步成为新疆北部客货流集散地;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2009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60.8亿元,是建市之初的36.7倍;财政收入达到7.44亿元,是建市之初的66.3倍。2007年以来,GDP年均增速在15%以上,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在2009年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中排名第453位,进入西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并排名第十。这些

成绩的取得,为奎屯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新阶段实现新跨越打了坚实的基础,构筑了新的平台。

岁月流逝,印证着奎屯人跨越发展的豪迈步伐;空间转换,记录着奎屯精神的无穷魅力。穿越历史的天空,回望奎屯文化的孕育和沉淀;透过历史的烟云,传承35年的辉煌与文明,绘就未来的繁荣和兴盛。据此,我们编撰了《奎屯市建市35周年系列丛书》,该丛书分为纪念文集、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书画集五本。通过这部系列丛书,回顾历史,展示成就,总结经验,凝聚力量,增强干劲,为实现奎屯市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部丛书起点高,突出了时代性;立意深,突出了理论性;视角广,突出了文学性;文字活,突出了生动性。在编写过程中,编创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发现珍宝;以敏锐的政治和学术眼光提炼精髓,形诸笔墨。把文化体验转化成了经验总结、实践探索、思考未来的书写符号,把思想火花汇聚到推动奎屯市跨越发展、长治久安、绘就美好蓝图的伟大实践之中。

回顾历史,光辉历程令人深思;正视现实,辉煌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来,美好前景催人奋进。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为奎屯市跨越式发展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我们今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加速发展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环境立市、科教兴市和开放融合战略,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商贸物流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努力把奎屯打造成自治区重要的、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开发区、商贸物流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我坚信,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奎屯人民的不懈努力,奎屯市必将以更加改革开放的姿态,更加实干的精神,创造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

借此序,我谨向35年来所有为这片热土奉献智慧、倾注心血的建设者,特别是曾在奎屯市工作,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奎屯市发展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向为完成系列丛书勤奋耕耘的编创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积土成山，集腋成裘。在完成了搜集编辑奎屯建市 35 周年间的优秀文学作品后，我们好像从未感到像现在这般富有，也好像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光荣。准确地说，奎屯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奎屯市几十年光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饱含了“金三角”地区走出去、请进来以及毅然决然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族文学艺术探索者的文学追求、心灵感应、语言贞操和内心希冀。奎屯人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同样创造出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徜徉在这百花争艳的文学艺苑里，你会感到这 35 年的历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 35 年的情感是值得回味珍藏的。

35 年来，在祖国西北边陲广袤的戈壁绿洲上，流传并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喷涌着火热的激情，充盈着胜利的喜悦，流溢着温婉浪漫的情感，也潜藏着切近而遥远的思念……这些最终都化作了人们心灵的慰藉与向往，孕育出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这些令人敬重和钦佩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他们用美好的心灵，饱满的热情，敏锐的目光和朴实的笔触，持续描绘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讴歌着火红时代的主旋律，诠释着奎屯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展示着共和国西部边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神奇与美丽。他们关注全球、奉献祖国、守望故乡、审视自身，由外倾而内省，采铜民间，通过细细咀嚼和品味生活的方式，进行群体但更多地呈现出个性化的创作，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把影子埋入宁静的深渊，给内心以翔舞的空灵，原生态演绎对世界、家国和社会人群来自心灵深处的理解和关爱，从中提取显赫的意趣、韵致和情调，并把这一切以文火的方式超越或返还。正是在这批热衷于文学艺术创作者的辛勤耕耘下，我们才收获了浸满大地芬芳的色彩斑斓的文学成果，虽然有些作品仍显稚嫩，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本，都是不屈不挠且勇往直前的创业者、改革者、

建设者和开拓者留给我们的甘醇而丰厚的精神美餐。

此次编印的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书画集四卷本丛书,共选编了以奎屯为主的“金三角”地区 276 位作者的近 300 篇文学作品,127 件美术作品,109 幅书法作品,共计 80 余万字。这些作品大体涵盖了建市 35 年来奎屯区域文学艺术的发展成果与走向,也充分展示了奎屯文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平。这批作品,有的已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和文学网站发表,有的获得了省部级、全国和国际文学奖,有的已收入各种选本,有的已刻录成光碟全国发行,有的则被国内知名陈列馆永久收藏。这次集中推出,应该是奎屯文学的一次集体汇报和亮相,祈望能给不同层面的读者留下一个全面的印象。

这套丛书的出版,相信会成为奎屯乃至“金三角”地区文学创造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它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砥砺。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鼓舞下,我们众多的各族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会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新边塞风味的优秀文学作品,担负起夯实“文化奎屯”底蕴之重任,努力发扬光大“开放融合,求实创新,团结奋进,拼搏争先”的奎屯精神,为继续繁荣发展奎屯市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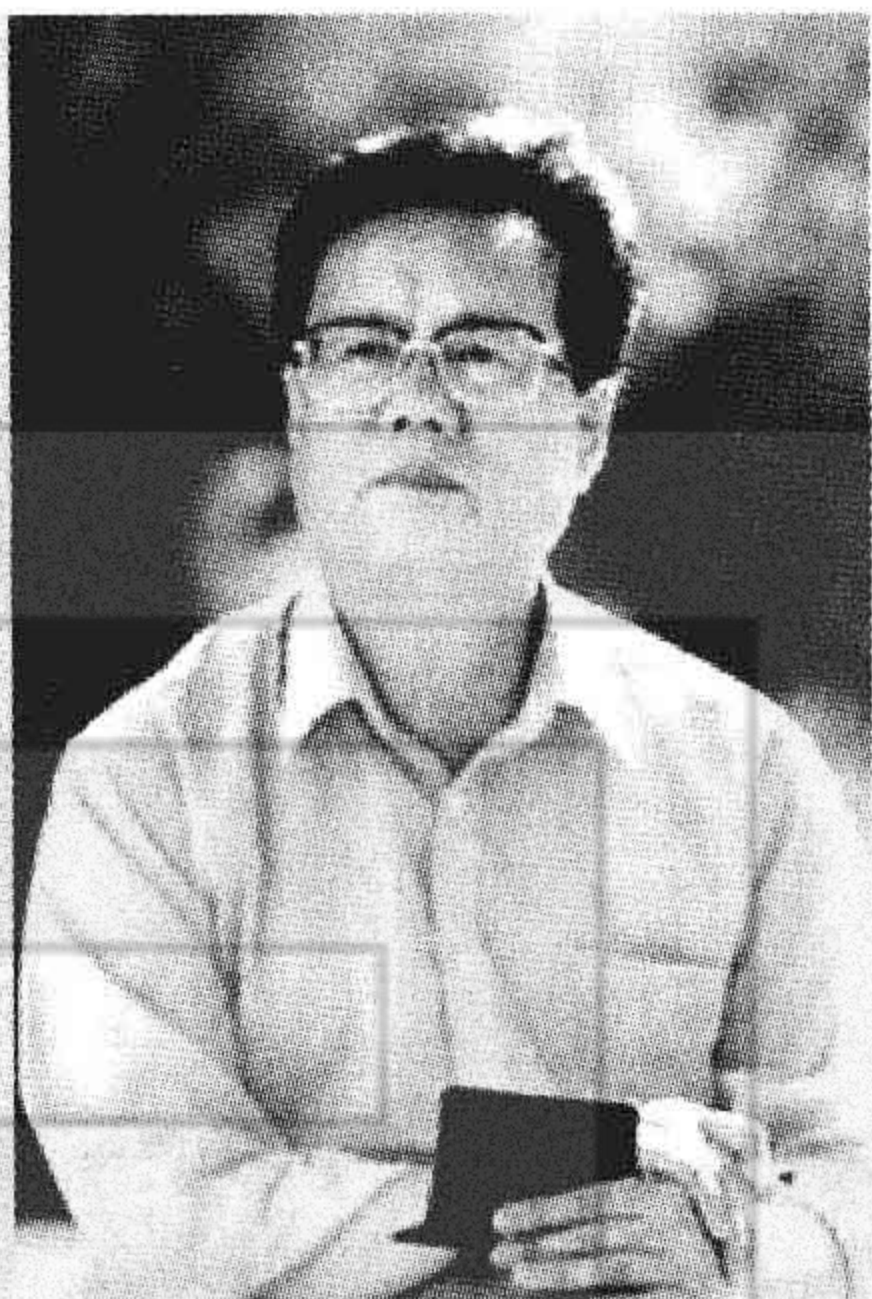
奎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0 年 8 月 18 日

目 录

我的大爹(中篇小说)	韩天航(002)
上糖(短篇小说)	红 柯(047)
医怪郝龙生(短篇小说)	刘殿学(057)
野狼谷(中篇小说)	张新荃(067)
那拉提草原云朵(中篇小说)	谢耀德(117)
白色城堡(中篇小说)	郭地红(141)
一声清唱(短篇小说)	陈 强(178)
一只叫赛虎的猫(短篇小说)	李振翔(189)
麦场上的茅屋(短篇小说)	宋 伟(195)
吴理的婚事(中篇小说)	龙翼翔(217)
债务危机(短篇小说)	张建新(245)
市井彩民(短篇小说)	孙贵玲(252)

韩天航



1944年4月生，浙江湖州人。1963年从上海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999年被评为兵团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2000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退休。

自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小说《男女同学》以来，小说《风雨石库门》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长篇节目连播全国二等奖；小说集《重返石库门》获兵团首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篇小说《养父》2004年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天山杯”作品奖。电视剧《热血兵团》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戈壁母亲》获飞天奖一等奖，本人获优秀编剧提名奖。主要作品：中短篇小说集《克拉玛依情话》、《淡淡的彩霞》，中篇小说集《重返石库门》、《背叛》、《我的大爹》。长篇小说《太阳回落地平线上》、《戈壁母亲》。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兵团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篇小说

我的大爹

我大爹叫杨自胜,我叫他大爹那当然是以后的事。不过我叫他大爹叫惯了,所以在讲述他以前的事时也用大爹来称呼他。

我母亲柳月的老家在西北黄土高坡的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周围都是一些光秃秃的山,只要一有点风,就会尘土飞扬,小镇便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尘雾中了。我的母亲与我的大姨柳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外祖母在生下这对双胞胎后就离开了人世。因此母亲和大姨是我外祖父一手带大的。外祖父是个非常严厉守旧的人,他把人的信誉、忠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恐怕也是他一直没有续弦的原因之一,因为对女人也得讲个忠诚。在我母亲和大姨十八岁的那一年,镇上一位姓姬的大地主在我的祖父为他儿子物色媳妇时,看中了我大姨柳叶。我祖父家几代人都是读书做官的,所以也很热衷于老家的文化事业,而我祖父尤其酷爱秦腔。自己唱还要请戏班到家里唱。每年的正月十五,他都独自出资搭台,让那些镇上的秦腔迷们都能到台上来,在众乡亲们跟前亮一亮自己的嗓门。我大姨和我母亲的秦腔也唱得十分可人,尤其是我的母亲,唱得连专业戏子都叫好。但我外祖父却严禁她俩上台去演唱。因为我外祖母同外祖父定了亲后,在镇上的戏台上亮过一嗓子,我外祖母差点被别人抢走,我外祖父也险些儿闹出人命官司来。舞台这玩意儿既能让人显摆,但也容易引来祸水。

有一年，我大姨抵挡不住上台露一手的诱惑，背着我外祖父，冒着将会被我外祖父严惩的风险，上台过了把瘾，台下是掌声雷动，叫好声震天，大姨也得意忘形，接着又连连上台唱了几口。一直闹到第二天黎明，大姨这才尽兴地想偷偷地溜回自己房间，但外祖父正在院门口等着她，吓得她两腿都发软了。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外祖父不但没有责罚她，反而朝她笑了笑，对她说：“姬老爷听了你唱的那口秦腔，就上家里来了。说你人长得心疼人，戏也唱得心疼人。想让你当他的儿媳妇。”外祖父用烟杆敲敲大姨肩膀斩钉截铁地说，“这门亲事我答应了！姬家在镇上的名声是没得说的，连共产党都说他是个开明绅士！”

第二天一早，祖父就派人把聘礼送来了。外祖父还与他们交换了生辰八字，这门亲事就算是铁板钉钉了。外祖父对能攀上这门亲感到得意，可这事对大姨来说却不是什么喜事而是祸水。大姨躲在自己的屋里只是哭，而且哭得很伤心很沮丧很后悔，恨自己不该上台去露那一脸。我母亲问她为啥哭？大姨什么也不肯说。母亲也不敢告诉外祖父，告诉了肯定对大姨不利。但我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祖父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来迎新娘时，大姨突然失踪了，怎么找怎么打听都毫无音息。外祖父感到这下这个脸可丢大了，他认为与其丢这脸面还不如去死。第二天人家就要来迎亲了，外祖父决定用自己的死来惩罚这个不孝的女儿！那天下午起风了，浓浓的尘雾笼罩着小镇，五步外就见不到人影。但母亲还是发觉外祖父的行为有些反常，外祖父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干净就出了小镇，母亲就离外祖父五六步远的地方，紧紧地尾随着他，当外祖父爬上山崖要往下跳时，母亲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喊：“爹，还有我呢！”

第二天风停了，清晨时还下了一阵细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姬家大院四周的花坛里鲜花盛开。花轿抬着我母亲进了姬家的门。我父亲姬元龙是我祖父的独苗，刚从西北大学的工程系毕业。用当时的话说，父亲是个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西安一解放，他也想去参加人民解放军，但他又是个孝子，怎么也得回去征求一下老爷子的意思。祖父倒真的很开明，说抗日时我就支援过八路军，将来的天下肯定是共产党的。祖父说：“你去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不反对，但你得结了婚再走，你爹这身体，活不了两年了。我已经给你定了亲了，姑娘长得很疼人的。”父亲虽然反对这种包办婚姻，但看到祖父那虚弱的身子，不忍心再忤逆老爷子的意愿，于是也就点头同意了。

拜完天地进洞房，我父亲和我母亲心里都结着块疙瘩，都感到一种丧气的无奈。我母亲是自己把红头盖撩开的，父亲于是看到的是一张似乎是人家欠了她的债而不肯还，但却很漂亮很水灵的脸。父亲马上察觉到母亲对这门婚事的不满。父亲笑着说：“咱

俩天地是拜过了,但还没圆房,你要不愿意,门开着呢,你现在就可以走。其实你根本就不该上轿。”我母亲说:“我要不上轿我爹就要跳崖。”我父亲又笑了说:“咱俩一样,我要不跟你拜天地,我爹就会气死。”我母亲忍不住嗤地笑了。看着父亲那张英俊清秀文气的脸,她长长地吐了口气,两人刚才紧张的气氛一下就缓和了。父亲说:“你坐着,我给你去打洗脚水,你给我唱句秦腔,我爹说你秦腔唱得老道。”那时在我们老家,男尊女卑的习俗是很根深蒂固的,哪有男人给女人倒洗脚水的?母亲听了笑着说:“那不倒过来啦。”父亲说:“今天就倒过来一回。”父亲真的去端来了一盆洗脚水,母亲的心被融化了。父亲把几把太师椅拼在一起,抽出一条被子铺在上面说:“你要不想跟我,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要不想跟我圆房,我就天天这么睡。”母亲走上前去,把被子扔回床上说:“天地都拜过了,死活都是你的人了,想听秦腔,躺到枕头上,我就在你耳边唱!”

二

关于我大姨失踪的原因,其实我母亲是打听到了,但她不敢跟我外祖父说。原来那时我大姨已经跟镇上完小的一位叫陈明义的教师相好上了。几个月前,陈明义就投奔解放军去了,临走前与大姨在一个山洞里告别,两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陈明义走后的两个月,大姨发觉自己的肚子里多了一块会活动的肉疙瘩。所以不管娘家来不来迎亲,大姨都得逃跑。在当时,这辱没家门的事,外祖父是非要逼着她去死不可的,而大姨也感到她在老家咋也丢不起这个脸!

大姨逃跑后,一路去寻找解放军,希望在部队里能找到陈明义。她在大路上终于看到一支向西挺进的解放军部队,于是她钻进队伍里去打听,弄得战士不知是急行军好还是同她说话好。结果一位姓李的营长把她从队伍里叫出来,那位营长叫李松泉,长得精精干干的,只是下巴有点尖,眼睛有点小,不如陈明义那么英俊。听她说完后,李营长就告诉她:“咱这西北野战军就是第一野战军,彭总领导的,有几十万人呢,分布在西北各个战场上,你要这么找人那不是海底捞针吗?反正在我们团没有叫陈明义的这个人。”李营长又劝她说:“你还是回老家去等消息吧,眼下这革命形势离全国解放也不远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要找的人就会回家去,或者捎信给你的。”但大姨没听他的劝,一直不屈不挠地紧跟着部队。她认为,只要跟着部队就有希望,反正陈明义就在部队里!而且她那正在一天天往外鼓的肚子也不允许她再回家了。可跟了些日子就跟出事情来了,部队急行军,她也跟着急行军,有时是几天几夜,真是非常的艰苦,但大姨硬是紧紧

地尾随在部队的后面。那时大姨心里真是恨透了陈明义，正是陈明义的越轨把她推到这样一种境地。要是真找到陈明义，她一定要狠狠地咬上他几口来解解气。这一路跟下来李营长却开始同情、怜悯起她来，接着很快就爱上了她。那时，他不但不再劝她回去，还时时地照顾她。遇到飞机抛炸弹，他为了掩护她还差点丧命。而他把她压在身下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有一次等飞机飞走很长时间了，他还这么紧紧地压着她。别人还以为他俩出意外了，但他俩起来，身上只是抖去一层土，一点儿彩都没挂，其中的原因只有他俩才会感觉到。

秋风扫落叶，黄土地上那稀稀落落的杂草也已一片枯黄，我大姨的肚子明显凸了出来。李松泉也明白了大姨怎么也不肯回家的原因。但李松泉还是托有关领导，把大姨安排到战地医院去帮忙照料伤员。有一次战斗打得比较大，也很激烈，还牺牲了一位师长。那次大姨也要求上前线去抬伤员。当黄昏时，大姨抬下的第三个伤员就是我大爹杨自胜，那时他是副团长，当时二十八岁，满下巴是青青的络腮胡子茬。大爹是个乐天派，虽然头上绑着绷带的伤口还在渗血，但脸上却仍堆着笑容，好像受伤是件挺有趣的事。大姨和另一位抬担架的老大爷急急地朝山坡背后的战地医院一路小跑时，大爹就喊：“大妹子，别急，当心摔跤，我这伤一时死不了！”我大姨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于是回头朝他笑笑。说来也巧，我大爹前脚被抬进战地医院的大帐篷，李松泉营长后脚也被抬了进来，他的大腿扎进一块弹片。两人的伤势都不太重，以前他俩参军时就被编在一个班里，后来部队整编时，被编到了不同的师里。两人的铺位紧挨着，大爹的伤口被处理了一番后，就同李松泉说笑开了。天黑下来了，帐篷上挂着的马灯在闪着幽幽的黄灿灿的光芒。

帐篷外正在飘着密密麻麻的雨丝，我大姨仍忙着在离他俩五张帐布折叠床远的地方替一位伤员换纱布。李松泉看了我大姨一眼后就问我大爹说：“你们团你们师其他团有没有一个叫陈明义的人？”大爹说：“有啊，就在我那团，你问这干啥？”李松泉就指指大姨说：“她正在找他。”大爹的眼睛就有些黯然与伤感，同情地摇摇头说：“完了，那个叫陈明义的人在打兰州时牺牲了。”李松泉也就是我的大姨夫那时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证实大姨要找的陈明义与牺牲了的陈明义是不是同一个人，大姨夫还是把大姨叫了过来，让大爹与她对证一下。对证的结果是那个牺牲了的陈明义很可能就是大姨要找的那个陈明义，于是我大姨就伤心地大哭了起来，大姨夫就在边上一个劲地劝解。从我大姨夫的眼神中，我大爹看出了我大姨夫的心思。后来我大爹在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大姨夫在这方面他妈的蛮会钻空子补缺的。其实呢，这件事倒是在我大爹热心地

撮合下才弄成的。大爹只要看到通过他出力后别人能喜气洋洋的，他也就高兴。所以当大爹主动向大姨夫提出由他来做这个媒人时，大姨夫顿时感动与兴奋得满脸都放光。但嘴上却说：“可她……”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大爹笑着说：“你个狗屁还挺封建的，那你不娶她，我娶她！”李松泉急了，一把拉住大爹说：“杨副团长，你还是给我做媒吧。”而大姨也感到自己恐怕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自己已不是一个黄花闺女了。但大姨仍担心两件事。一是陈明义是不是真的牺牲了？二是她这种现状，李松泉会不会嫌弃她。大爹说：“陈明义牺牲在担架上时我是亲眼见到的，而且还给他脱帽敬了礼。对于第二个担忧也完全没有必要，这事李松泉同志已经考虑过了，而且这件事也不能怪你，那是陈明义同志搞腐败的结果，虽然陈明义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但错误还是错误。”

深秋的寒风扫尽了树上所有的枯叶，第一场大雪便纷纷扬扬地下了下来，部队暂时休整时期，大姨与大姨夫在一间小茅草屋里举行了婚礼，门口还贴了副对联：携手同走革命道，并肩共度人生路，横批是白头偕老。大爹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后又回他那个团去了，而且担任了团里的政委。

第二年开春，大姨生下个儿子。当时部队正由甘肃向新疆挺进，所以大姨夫就给孩子起名叫李进疆。

也就在那一年初秋，我父亲在西安参军后，带着我母亲坐着军用大卡车，也行进在前往新疆的路上。那时，我母亲也大腹便便将要临产了。

西北的大地很辽阔，但有些道路却很狭窄，尤其是桥，有些桥很长，但却只能通过一辆大卡车。有一天傍晚，夕阳正沉重地往群山间降落下去。在母亲怀我五个月时，我父亲从西安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那重病在身的祖父，我祖父欣喜地笑着说，我们姬家有后了，他似乎肯定我母亲会生个男孩似的。第二天我祖父就去世了，他好像一直熬着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消息。母亲在卡车的颠簸中肚子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大卡车刚驰上一座窄窄长长的小桥，车上身背红十字箱的女卫生员便敲着驾驶室喊：“车快停住！男同志和帮不上手的女同志都下车！”卡车就停在了桥中间。车上只留下女卫生员与一位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而那时，大爹正带着他的团也要过桥，但桥被卡车卡住了，大爹的部队过不去，天色正变得越来越昏暗，大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按在腰间的手枪套上直骂娘，甚至命令卡车立即下桥，但卫生员掀开帆布篷探出脑袋喊，娃娃的头刚生出来，车一动小孩大人都有生命危险，出了事谁负责？而那时父亲同大爹在车下争吵起来，吵到后来两人都不冷静了。大爹骂我父亲是臭知识分子，父亲骂大爹是军阀作风。在一片争吵声中我在那辆大卡车上出生了。卫生员高兴地喊：“生了！是个男孩！”

卡车徐徐地下了桥,大家都松了口气。我大爹朝他的小车走去。但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了什么,立马转身匆匆走到我父亲跟前充满自信地说:“哎,这位姬同志,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这孩子是在进军的路上生的,就叫进军吧。姬进军!多好听多响亮的名字,啊?就这么定了!”大爹说完兴冲冲地跳上了他坐的那辆吉普车,父亲看着一溜烟驰远的小车,笑着摇摇头。父亲感到我大爹在粗鲁中却也透出一份率真与可爱。不过大爹没见到我母亲,当时我母亲筋疲力尽地在车上含着泪紧紧地搂着我。

三

我大爹是在三年后才见到我母亲的。大爹说,那年有两件事让他感到很惊讶。春节刚过不久,根据上级的安排,部队就要开往戈壁滩去开荒造田。有一天,有一个也叫陈明义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是调来任他们团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的。大爹一问他的情况,同牺牲了的陈明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大爹不知道那个牺牲了的陈明义的出生地,而这个陈明义却恰恰是我大姨柳叶那个镇上的人。大爹心里暗暗叫苦,很可能自己办了件错事。大爹是个不大会掩饰自己感情的人,当时皱着眉头抓着头皮自语着说:“他娘的,这事大概有些麻烦了。”陈明义见我大爹突然冒出这么句话来,倒感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忙惊奇地问:“杨政委,啥事麻烦啦?”大爹又想,管球他呢,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到时候再说吧。大爹忙一笑说:“没事,欢迎你来啊,我们团就缺少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干部啊。”

那年三月,我父亲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分到我大爹的团去工作的。当时大爹的团已经开进荒原了。我父亲是骑着马驮着行李来到荒原的。大爹见到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咧着嘴笑着说:“不打不相识啊,欢迎欢迎。”他紧紧地捏着我父亲的手关切地问:“那个在车上生的娃是不是叫进军?”我父亲点了点头说是。大爹满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父亲的肩头说:“好!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个好同志!”我父亲只好苦笑了一下。

父亲到荒原后,除了看地形,测量土地,搞条田规划外,还要参加劳动。那时开荒造田,主要是靠人力,犁地也是。后面一个人扶犁,前面两个或三个人肩上背着绳子往前拉。我父亲自告奋勇要扶犁,我大爹和两个战士在前面拉。父亲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哥儿,从小上学读书,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想好好表现自己,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于是父亲一本正经地扶好犁,用力把犁头插进土里,但大爹和前面两个

战士用力一拉，犁头就滑了出来，父亲也被绊倒在地上，还被拉出一丈多远。连着数次都是这样，大爹火了，转身把父亲推开说：“起开，绣花枕头一包草！”弄得我父亲一脸的尴尬。父亲只好换到前面去拉犁。大爹把犁头狠狠地往地里一插，喊了声：“开拉！”黑油油的土地就被深插着的犁翻开了。那真是个强体力的活儿，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父亲的肩头被绳子磨得全是血泡。在父亲学着扶犁摔倒的时候，大腿被犁头划开了个大口子，但他不吭不响地忍着。第二天拉犁时，腿一瘸一拐的。大爹问他是咋回事？父亲说：“我正在改造我这绣花枕头呢！”

几天后，父亲的伤口化脓了。有一天他向大爹提出，想把我母亲接过来，大爹就嘲讽地笑着指着父亲的鼻尖说：“你们这些有了老婆的人哪，几天不见就打熬不住了。”可大爹又一挥手说：“给你两天假，去把你老婆接来吧，快去快回，啊？”大爹还把伙房用来拉柴禾的一匹马拉的小马车派给了父亲。

父亲赶着那辆小马车拉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荒原。那时积雪已经融化，荒原上显现出一片青嫩的绿色。那奇形怪状弯弯曲曲的梭梭树的枝条也萌出了嫩黄的绿芽。那些天，母亲的心情不好，因为老家来信，我外祖父突然猝死在家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还是我父亲家的人去给办的后事。母亲就怨恨我大姨，怨恨那个陈明义做下的事，要不，我母亲就可以留在外祖父的身边了，外祖父也不会去世得那么快。后来，母亲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这事说来说去还是我不好，我不该娶你。”母亲破涕为笑，捶了一下父亲的背说：“去你的！”

荒原上那辆小马车的木轱辘在吱吱嘎嘎地尖叫着。母亲很感激父亲和父亲家的人。那天母亲说：“有一件事我不想再瞒你了。当初你父亲看中的是我的姐姐柳叶。我姐不愿嫁给你，她另有相好，在成亲前逃走了，我只好顶替我姐嫁给你，要不我爹就没脸活在这世上了……”父亲很同情地叹口气说：“那就委屈你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嫁给你是嫁对了，好心是会有好报的，不过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事现在就烂在肚子里！今后的日子不管过得是苦是甜，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好好过的！”母亲又很心疼地说：“你早该来接我了。”她指指父亲的腿说：“你这腿再不好好换药，就要废了！”父亲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有两只百灵突然从马蹄下惊飞起来，那时我已三岁，我指着那两只鸟喊：“爹，娘，鸟……”百灵飞得不见踪影了，但却还留下一串婉转的叫声，父亲把母亲和我紧紧地搂在了怀里。马蹄在空无一人的荒原上敲打出一长溜嘀嘀嗒嗒的深情而清脆的声响……

四

父亲领着母亲抱着我去见大爹时,又让大爹大吃一惊。大爹看着我母亲愣神了很长时间,父亲觉得很奇怪,说:“杨政委,怎么啦?”大爹问我母亲:“你认识不认识李松泉?”母亲笑着摇摇头说:“不认识,没听说过。”大爹抓了一阵头皮说:“那我认错人了。”然后自语着说:“太像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就想到了大姨,可她同我大爹是第一次见面,很陌生,所以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大爹摸摸我的脸说:“这就是进军吧?”父亲说是。大爹得意地笑着说:“嗨,娃儿,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父亲请大爹安排我母亲的工作。大爹说:“那就到伙房吧,伙房正缺人手呢。”但连大爹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大爹竟关了母亲半天禁闭。

春风一瞬间就把荒原吹绿了。梭梭林,琵琶柴,红柳丛,骆驼刺草都亮出了绿色,还有那一束束矢车菊,竟在春的寒气中绽放出黄艳艳的花朵。我母亲上伙房去帮厨。炊事班的杜班长看到我母亲长得秀秀气气的,穿着也挺讲究,就说:“你能干个啥?”母亲说:“干啥都行。”杜班长就让母亲到离伙房有一里多地的涝坝去担水,说:“担不动就担半担。”我母亲说:“我就是担上满担的水,五里地也可以跑个来回都不用换肩,而且不洒一滴水!”

母亲担着桶踏着那翠绿的青草走出伙房。那时陈明义正朝伙房走去。他看到不远处我的母亲,眼睛一亮,便朝母亲奔去,一个劲地喊:“柳叶!柳叶!”我母亲吃惊地一回头,看到竟是陈明义。母亲说:“我不是柳叶,我是柳月!”陈明义说:“你是柳月?你咋到这里来了?”母亲说:“我姐呢?我姐不是找你来了吗?”陈明义说:“我没见到她呀?那柳叶到哪儿去了?”母亲恼火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说着,想到自己易嫁,父亲气得吐血早亡,姐姐又不知下落,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陈明义造成的,一股怒火便一下蹿上心头,于是母亲狠狠地扇了陈明义一巴掌。刚巧我大爹扛着坎土曼准备下地去开荒。那几天大爹心情也不好,上级批评大爹带的这个团开荒的进度太慢,大爹在工作上总是吃表扬很少挨批评的,所以挨过批评后的感觉就很不好受。他在晚上开大会时再三强调,要排除一切干扰,把开荒的进度跃上去。因此当他看到母亲甩陈明义的巴掌就很生气。他走到母亲跟前问我母亲:“怎么回事?”当时母亲也吓坏了,没想到自己怎么会去扇陈明义的耳光。她看着大爹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大爹又追问一句:“他?”大爹指指陈明义:“侮辱你了?”母亲摇摇头。大爹又问陈明义:“你调戏她了?”陈明义说:“没有。”而陈明义挨了母亲这记突如其来的耳光也蒙了,一时也不知该怎么